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七六回 狄小霞愛色赦宋俘 周義士設機搬翁仲

話說狄元紹正將楊魁、菊猛發落，推出去斬訖來報，忽然狄小霞由後帳幾箭步躡進大帳，一面走著，一面心中想道：人人說笑面虎楊魁武藝超群，品貌出眾，宋皇看中了他，招為俠義駙馬，難得他被我擒著，我倒要看他一看呢！當下躡進大帳，見下面並無宋虜，忙向狄元紹問道：「拿著的那兩個人呢？」狄元紹見問，便支著一把黃鬍子笑嘻嘻的答道：「我已吩咐開斬去了。」狄小霞一聽，隨手拔了一支令箭，向帳下呼道：「你們快快快將二人赦回，如有差誤，一並殺卻！」說罷，又指著狄元紹罵道：「老牛，你此時膽大妄為！全不由我作主，可還了得！」狄元紹被狄小霞罵得連嘴也不敢回一句，他便悶悶的坐在帳上，也無話可達。但那楊魁、菊猛被校尉押到營前，卻各有各的思想。菊猛還全是一團孩子氣，心中暗道：那裡我拗骨頭真個死嗎？我倒有些不信，但與他把我手腳放開來，然後再殺，那我便一蹶爬起，同他還有個兩碰，或者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再不然我就反衝進大帳，將那些狗娘養的，拼這兩隻拳頭，打死一個是本錢，打死兩個就是利錢。想到此處，反轉哈哈的笑了一陣。獨是楊魁卻止不住英雄淚落，想道：出京的時候，皇上再三將剿匪之事委任於我，那知寸功未立，反中賊計，也是我楊魁輕舉妄動之弊。自恨不學無術，雖死亦無面目對宋廟先帝於地下矣。就這設想的時候，只見校尉一張刀已到了楊魁項下。菊猛見到並不鬆捆，那刀已向頸下砍來，他此時真個急了，就天崩地裂似的喊了一聲，不但殺他的校尉嚇了把刀縮回，就連殺楊魁的也把刀縮回。那校尉定一定神，使用刀指著道：「小朋友，死便死了，喊什麼呢？」菊猛道：「我喊的不因別個，只因要撒尿得很，請你做個人情，解開綁，讓我撒場尿再來殺罷！」這話說出，連楊魁都被他說得發起笑來。那兩個校尉笑了一陣，又打著招呼道：「老哥，我們公事要緊，不是要呢，就趕緊動手罷。」說罷，兩張刀又直向二人頸下砍到。突然一個人還離了幾丈遠，將令箭舉得老高，大喊道：「刀下留人！國妹命將二宋將赦回，另有發落呢。」楊魁聽了好生奇怪。菊猛道：「可是我說的嗎，你們這些人，叫做現成人情不會做。若是果真讓我撒場尿，我不是感激了你？將後狄小霞看中了我，招為國婿，我就封你們個一字並肩王，也是很容易的。可惜你們把一個好機會外走過了！」楊魁聽了他有天沒日的亂說，暗道：瞧不起他一個果小伙子，說出話來倒是很發鬆呢！就這言三語四，只見拿令箭的那個人已到了面前，校尉把令箭驗了一驗，仍著小兵將二人押回大帳。

此時天氣已經日出，狄小霞仔細把楊魁一望，真是一表人材，再把那帳上的一個黃鬍子、帳下的一個尖頭頂比了一比，固然是天淵之隔；就連劉香妙雖然五官平正，但那滿面的一種晦氣色，也就見出那一個彷彿金童，一個真是活鬼了。此時帳上帳下的人，見將楊魁、菊猛押回，皆注意望著狄小霞，看他怎樣發落？那知狄小霞就同癡了一般，望了楊魁，便向這個望望；望望楊魁，又向那個望望。足有頓飯時辰，一言不發，心裡恨不得暫時請進後宮，偎偎靠靠方稱心意，卻礙著眾目之下丟不下臉，便嬌聲嬌氣的問道：「楊將軍，我聽你擊走劉國婚，活捉雲雲飛，本領甚好，聲名大振，今日之威風何在？」楊魁道：「誤中詭計，要殺就殺罷了，問什麼呢！」語才說完，忽然菊猛睡在旁邊，又是天崩地裂的喊了一聲，罵道：「無恥的賤婢，誰同你將軍長將軍短的呢！快些來把小老子們殺掉了罷。」狄小霞一聽心中大怒，恨不得暫時將菊猛砍為肉醬，無如殺一個留一個，更覺不便。心中又躊躇了一陣，便吩咐道：「且代我將二人鬆開手腳，押住石牢，候著把宋營各將統統捉來，一並定罪。」就這狄小霞一點淫念，可算把楊魁、菊猛二人從刀下救回，也是五行有效。這時楊魁、菊猛進了石牢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卻言張欽差自楊魁、菊猛去後，心中便是懸懸，一直守到三更向後，還未回來；菊家夫妻、韓夫人、哈夫人究因貼己的人，也便一同在帳上坐守。張欽差委實精神不濟，便向菊文龍道：「如楊將軍同今姪回來，暫時著人給個信把我。」說罷，便下帳而去。可憐張欽差雖然退進臥房，那裡得能安睡？楊魁、菊猛不回，或者有事耽擱，諒他們這本領，賊匪也輕易擒他不住，獨那軍中無糧是第一件心事。翻來覆去，眼睛略閉了一閉，聽寒鴉已經開聲，他便起身梳沐，走上帳來。但見菊文龍等人還是兀兀的呆坐在帳上，知道楊魁、菊猛還未回頭，曉得凶多吉少。此時大眾將官見大帥已經上帳，也便陸續俱到，聽見楊魁、菊猛一夜不回，沒一個不暗擔驚恐。直到太陽已出，張欽差便將馬如飛、江標、周仁、周信傳至帳前道：「如今楊魁將軍同菊猛探敵不回來，本帥意煩馬老英雄、江壯士到那小南海去走一趟，查看對岸什麼動靜。周家兩位義士，相煩到黃泥岡也探一探消息。」四人領命，外帳連忙備了馬，蹣上鞍轡，馬上加鞭，分路而去。那裡摸到消息？到了日光當午，都次第回營繳令。

獨周信在黃泥岡不作聲不作氣的，也乾了一件小小的功勞。他自從上了黃泥岡，望了一望，見一些動靜沒得，氣悶不過，便同周仁計議道：「既訪不著楊將軍消息，豈不白跑一趟，我聽說他的地道就從黃泥岡中路一棵枯楊的大墳旁邊石板下進裡，我們何不代他把一石板毀去！他有小兵出外，看見石板毀掉，必要報明工作總管梁啟文，我們就在遠遠的，或揀一棵大樹，或揀一垛大墳，藏住身子，專探洞口的情形。他如有小兵出外，我們一點不要驚動，小兵探得外面沒人，跟後必有人出來查點，如能梁啟文出外那是最好，大約至小也有一個頭目，那時你我走出，諒他定再也逃不了。」弟兄兩個商議已定，便在黃泥岡上走了一轉，果然尋著那大墳旁一面石板。但他也不曉得上面的機關怎樣開法，怎樣閉法，他便伸開手掌，在上面磨了一磨，只見那石板變了些石灰碎石，「嘩」的一聲直往下滾，露出一個斬方的空洞。周仁探頭向裡望去，只見約有一尺多深，又是一塊石板蓋住，便喊周信來看。周信道：「咦，也忒會作怪，倒又蓋好著了。」就此伏身洞口，伸開手掌又磨了一圈，那板又紛紛墜下，再向下一望，又見一塊石頭翻了一翻，仍然蓋好。看官，你道他這石板是個什麼道理呢？原來當先造這石蓋的時候，他防著怕有人來破他，必須按著機竅，將機上一按，那便層層石梯讓人向下；若不按石機，將第一板破壞，機器向下一墜，那第一層石梯便一翻動，仍代石板蓋好。始終破去一層，蓋好一層，直到六層為止，都是一樣的機關。此時周信破掉兩層，見三層手毅不著，便掏出軟索錘，想去衝那第三層。周仁忙止住道：「使不得，再往下破，他來人沒得出洞，你我那個計議不是就不行了嗎？」周信道：「不舛不舛，我倒糊了。」隨即收回軟索錘，弟兄二人便離了一箭多路，又揀著一座大墳，將身躲在墳後，恰好那墳一邊有一棵大鬆樹，根上空處恰好偷看對面。二人一直守到巳牌向後，並不見一個人出來，周信守得作急，突然向西就走，周仁以為他忙急急的那種形像，一定不是撒尿便是出恭，也就由他去了。

那知轉眼之間，只見周信笑嘻嘻的搬了一樣東西到來。周仁仔細一望，原來是人家大墳上的一個翁仲大石人，有八尺多高。周仁道：「這樣物事，搬得來做什麼呢？」周信笑道：「他用機關待人，我不妨也用點機關待他。就將這石人站在他洞裡那石板上，裡面有人出來，頂到石板，他必定要開機關，候他機關一開，這翁老頭子一定橫衝直撞向下墜落，可保一路機關直破到底。那上米的人，不問梁啟文、狄元紹，就便是兵丁頭目，還有那一個不被這翁老頭子撞死的嗎？」周仁見兄弟說得那一團神氣，不覺哈哈大笑，再仔細想了一想，覺得話也有理。當下週信又把翁仲抱起，走到石洞門口，卻不寬不窄，剛剛放了半截在裡，站在石板上，端端正正。周信又向那翁仲說笑道：「翁老頭子，一切都拜托你了。」說罷，弟兄兩人拍手呵呵的就走。下了黃泥岡，尋著了馬，跨上鞍轡，直奔大營，見著張欽差，回說不曾探到楊魁、菊猛的消息，又把破壞兩道石門，安放翁仲的話說了一遍。張欽差曉得周信鬧趣，卻因有益無損，也就罷了。此時馬如飛、江標也由小南海回來，繳過了令。各家英雄見尋不著楊魁、菊猛的消息，知道定被敵人擒住，均是放心不下；獨那張欽差、韓夫人、哈夫人、菊文龍、李彩狄、鄧素秋，格外心急，那一種憂愁煩惱的形象，我也不必細表。

就此又過了一日一夜，這日卻是□一月□五日，張欽差才升了大帳，大眾將官紛紛都到，只見鄭伯龍匆匆上帳，後面捆了一個敵兵，忙說道：「稟大帥，末將昨日在城裡巡夜，抓著一個小西天的步兵，卻盤出一件優事、一件喜事，特來飛報。」張欽差一聽，也是憂喜交集。但這鄭伯龍說出什麼憂事、什麼喜事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